

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第一百三

五百大阿羅漢等造
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

智蘊第三中他心智納息第三之五

藍字部分：《發智論卷八》釋論範圍

問：六通中，幾是明，非示導？幾是示導，非明？幾是明亦是示導？幾非明亦非示導耶？

答：二通是明，非示導：謂：宿住隨念智證通及死生智證通。

二通是示導，非明：謂：神境智證通及他心智證通。

一通是明，亦是示導：謂：漏盡智證通。

一通非明，亦非示導：謂：天耳智證通。

四種殊勝功德				
	通	明	力	示導
宿住隨念智證通		○		
死生智證通		○		
神境智證通				○
他心智證通				○
漏盡智證通		○		○
天耳智證通				

問：何故六通，三是示導？三非示導耶？

答：現希有事，令他信伏，引入正法，故名示導。三有此義，餘三不然。

謂：若自說我能遠聞，我能遠見，我能遠憶諸宿住事，他皆生疑：

「為虛？為實？」不即信伏，故非示導。

曾聞有一居士，信外道法，屈請離繫親子及彼徒眾，來赴其家，供以飲食。離繫親子適入其家，即便微笑。居士怪問：「師離掉舉，何為笑耶？」

彼遂答言：「吾有妙德，汝在家者，豈盡知耶？」於是居士慙懃問之。

彼便告曰：「榛末陀河側，有二獼猴，共鬪不已，俱墮彼河，為水漂溺。吾為是事，愍而笑之。」

居士讚言：「甚為希有！大師天眼清淨乃爾。」

食時既至，居士念言：「我當因食，驗彼虛實。」便以飯覆臛（臛：肉羹），先授與師；以臛沃飯，與彼弟子。時彼弟子受已即食，師獨不食。

居士問言：「大師何緣，而獨不食？」

彼言：「無臛，如何食之？」

居士調言：「奇哉！天眼乃能遠見，不能近觀！」

外道師徒，時深愧恥。

故天眼等三，非示導。自說遠聞及能遠憶，亦不令他即信伏故，既不信伏，如何可引令人正法？是故此三，皆非示導。

•若為示現神境智通。變一為多，變多為一…乃至梵世神力自在，令多有情深心信伏，引入正法，故名示導。

•若為示現他心智通。記說彼心，思念差別，如所記說，皆實非虛，令多有情，深心信伏，引入正法，故名示導。

- 若為**示現漏盡智通**。隨其所宜，教誡、教授，速令見諦，遠塵離垢。於諸法中，生淨法眼。展轉…乃至諸漏永盡，令多有情，深信伏，**引入正法**，故名**示導**。

問：應為何等補特伽羅，現神變事？

答：若於佛法**決定信**者及**不信**者，**不應為現**。

若**不定**者，**應為現之**，**引入正法**。除此，**更無餘方便**故，云何知然？

如《契經》說：「一時佛在那茶建他城側，周匝菴羅林中，有居士子，名雞筏多。來詣佛所，頂禮雙足却住一面，而白佛言：『今此城中，安隱豐樂，多諸人眾，深信敬佛、法、僧寶，唯願世尊，留一弟子恒在此處，對諸沙門、婆羅門等，時現神變，示過人法，令此城中，信佛法者，倍增堅信，令暫往來，諸不信者，信受佛法。』

時佛告彼居士子言：『我曾不令諸弟子眾，對諸沙門、婆羅門等，現諸神變，示過人法。然！我常令諸弟子眾，覆藏自善，發露己惡。』

時居士子，復白佛言：『若佛弟子，對諸沙門、婆羅門等，現神變事，示過人法，有何過患，而佛不許？若佛弟子，覆藏自善，發露己惡，有何功德，而佛許之？』

爾時世尊告居士子：『我今問汝，隨汝意答！若我弟子，對諸沙門、婆羅門等，現神變事，變一為多，變多為一…乃至梵世神力自在，信佛法者見此事已，向不信者說如是言：「奇哉！世尊、諸聖弟子，能現如是甚希有事！」時不信者，語信者言：「此何希有？世有明呪，名健馱梨，善受持者，亦能示現如是幻惑，誰有智者現斯鄙事？」』

佛告居士子：『於汝意云何？有不信者，作如是言，譏信者不？』

居士子曰：『實有斯事。』

世尊復告居士子言：『若我弟子，記說他心，思念差別，如所記說，皆實非虛，信佛法者，知此事已，向不信者說如是言：「奇哉！世尊、諸聖弟子，乃有如是甚希有事。」時不信者，語信者言：「此何希有？世有明呪，名剎尼迦，善受持者，亦能造作如是幻惑，誰有智者，作斯鄙事？」』

佛告居士子：『於汝意云何？有不信者，作如是言，譏信者不？』

居士子曰：『實有斯事。』

爾時世尊告居士子：『若我弟子，對諸沙門、婆羅門等，現神變事，示過人法，有是過患，故我不許。若我弟子，覆藏自善，發露己惡，順賢聖法，世所稱譽，有斯功德，故我許之！』」

由此故知，**決定信**者及**不信**者，**不應**為現諸神變事；若**不定**者，**應**為現之，方便引令，入佛正法。

此《契經》中，佛為居士子說三種示導：一、神變示導。二、記心示導。三、教誡示導。

問：何故名「示導」？

答：**示**。謂：示現。**導**。謂：導引。現希有事，引入正法，故名示導。

如守門者，立示導名，謂：守門者，示現內事，導引外人；示現外事，導引內人。

- 示現內事，導引外人者→謂：彼候王，若不澡浴，寢食觀寶，即便引現。

•示現外事，導引內人者→謂：彼伺外，貢獻珍奇，殊方信物，引內人受。
如是**示現**佛正法中微妙功德，方便導引，所化有情，令其趣入，故名**示導**。

此《契經》中復說：「菩薩初、中、後夜，各起通、明，起通、明已，明星出時，證得無上正等菩提。」

問：何緣菩薩，初、中、後夜，各起通明？

答：過殑伽沙後身菩薩，將證大覺，法應爾故。

復次，初、中、後夜，各起**通、明**，欲令自身，成法器故。

復次，欲現神變，了達事故。**通**能現神變，**明**能了達事，故起**通、明**。

復次，欲現安足，遠作事故。**通**現安足，**明**遠作事，故起**通、明**。

復次，如**無間道、解脫道**故。**通**如無間道，**明**如解脫道，故起**通、明**。

復次，如**見道、修道**故。**通**如見道，**明**如修道，故起**通、明**。

復次，欲顯善有漏、無覆無記、有漏、無漏及無漏法-現前有用。故起**通、明**。

善有漏法者→謂：神境智證通及宿住隨念智證通、明。

無覆無記法者→謂：天眼智證及天耳智證二通。

有漏、無漏法者→謂：他心智證通。

無漏法者→謂：漏盡智證通、明。

復次，為**欲次第降伏魔怨**，初、中、後夜，**各起通、明**。

曾聞菩薩知修苦行，非真道已。遂受難陀難陀跋羅姊妹，所奉具十六德香蜜乳糜，食已，身心安隱有力，從吉祥人邊，受吉祥草，詣菩提樹下，手自敷設。如婆蘇吉龍王，盤身結加趺坐。

坐已，便發堅固誓言：「我若於此不盡諸漏，證得無上正等菩提，誓當不起。」

爾時，大地、大海、諸山六種震動，如海輕船，逐浪高下…乃至他化自在天宮皆悉震動，猶如猛風吹芭蕉葉。

魔王驚懼，觀動所因，遂見菩薩坐菩提樹，端身不動誓取菩提。速出自宮，往菩薩所，謂菩薩曰：「刹帝利子，可起此座，今濁惡時，眾生剛強，定不能證無上菩提，且應現受轉輪王位，我以七寶當相奉獻。」

菩薩告曰：「汝今所言，如誘童子。日月辰星，可令墜落，山林大地，可昇虛空，欲令我今不取大覺，起此座者定無是處。」

爾時魔王告菩薩曰：「汝若不用我軟美語，須臾令汝見大怖事。」

作是語已，雨花還宮，遍告六天：「汝等速辦弓弩、刀劍、鬪輪、羂索、矛稍、戟等，諸鬪戰具。我有大怨，在菩提樹，當與汝等，速往伐之。」

菩薩爾時，**作如是念**：「與凡人鬪，尚不可輕，況他化天大自在主。」

念已，**速修離欲染道**…

離欲界染，起初靜慮-神境智通，化作種種對敵勝具：

魔軍若作鳥形來者，我應化作猫狸形敵。

魔軍若作猫狸形者，我應化作狗狼形敵。

魔軍若作狗狼形者，我應化作豺豹形敵。

魔軍若作豺豹形者，我應化作虎形敵之。

魔軍若作虎形來者，我應化作師子敵之。

魔軍若作師子形者，我應化作龍麟敵之。
魔軍若作龍麟來者，我應化作猛火敵之。
魔軍若作猛火來者，我應化作暴雨敵之。
魔軍若作暴雨來者，我應化作大蓋敵之。
如是敵類，有無量種。復化堅固，吠琉璃臺。身雖處中，而能遠見座前地下，化作能發雷吼大種。
作是化已，復自念言：「勿我前生，障他修善。」
遂起宿住隨念智明，自見前生，曾不障礙諸修善者，乃以種種諸修善具，而資助之。
又自思惟：「勿我善業劣彼魔善。」
思已，便見魔王前生，唯曾設一無遮施會，於彼會中，有一獨覺，由斯善業，今得生天。自見前生設無遮會，百千萬億，其數難知。於諸會中，佛、獨覺等，百千萬億，數亦難知。
復自思惟：「我布施福，尚不與彼，而共格量，況戒定等，無量善業，彼皆絕分。」作是念已，端身正意，儼然而坐。
於後魔王將三十六俱胝魔軍，各現種種可畏形相，執持戰具，色類無邊，遍三十六踰繕那量，俱時奔趣菩提樹下。
爾時菩薩告魔王言：「汝昔但設一大施會，神用尚然。我於往昔設無遮會，百千萬億其數難知，況餘功德汝皆絕分，何緣來此欲相惱耶？」
時惡魔王，謂菩薩曰：「我之功德以汝為證，汝之功德誰復證耶？」
菩薩遂伸相好嚴手，擊座前地，時彼地下雷吼六種，震大音聲。魔軍既聞，驚駭退散，知己非敵，各自還宮。
菩薩所成業生眼、耳，但極聞、見一踰繕那魔軍既遠。欲聞其聲，有何評論？遂起天耳，既聞聲已；欲觀彼色，為何所作？復起天眼，既見色已；欲知其心，當何思念？起他心通，知帝釋天眾，心生慶喜。魔王眷屬，心生嫉惱。
菩薩於是復審思惟：「魔黨何緣，起斯惡事？」知起惡事，皆緣五欲，耽著五欲，皆由煩惱，既厭煩惱，遂盡諸漏，證得無上正等菩提。
故欲次第降伏魔怨，初、中、後夜，各起通、明。

諦現觀時，於何最初而得證淨，佛耶？法耶？僧耶？

問：何故作此論？

答：為止他宗，顯正理故。

謂或有說～於四聖諦，一時現觀，如分別論者。

問：彼何故作是說？

答：彼依《契經》：如世尊說：「若於苦諦，無有疑惑。於集、滅、道諦，亦無有疑惑。」既於四諦，頓無疑惑，故知現觀定頓、非漸。

為遮彼意，顯～現觀時，於四聖諦，定漸、非頓，若不爾者，便違《契經》。

如《契經》說：給孤獨長者，來詣佛所，頂禮佛足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諸瑜伽師，於四聖諦為頓現觀？為漸現觀？」

佛告居士：「諸瑜伽師，於四聖諦定漸現觀，如漸登上四桃梯法。」

問：若於四諦漸現觀者，云何釋通分別論者所引《契經》？

答：彼所引經，應作是說：「若於道諦無有疑惑，於苦、集、滅諦，亦無有疑惑。」而不作是說者，應知有別意趣。謂：彼經說：「已得果者，若於苦諦，無有疑惑；於餘三諦，亦無疑惑。」迷四諦疑，皆已斷故。

尊者世友作如是說：彼經意說：「疑不現行。」謂：瑜伽師，若於苦諦，已入現觀，無有疑惑；於餘三諦，所有疑惑，得雖未斷，而永不行。於彼已得，非擇滅故。

大德說曰：若初得入正性離生，於諸諦寶，皆名現信。

問：彼大德亦說：「於四聖諦得現觀時，漸而非頓。」今何故作是說？

答：彼說：「若住苦法忍時，若於四諦，不皆得信，必無住義。」如持泥器，至重閣上投之於地，未至地頃，器雖未破，必當破故，亦得破名，此亦如是。是故為止他宗所說及顯正理，故作斯論。

此中佛者→謂：佛身中，諸無學法，緣彼無漏信，名佛證淨。

此中法者→謂：獨覺身中，三無漏根等學、無學法；菩薩身中，二無漏根等，諸學法及苦、集、滅三諦，緣彼無漏信，名法證淨。

此中僧者→謂：聲聞身中，學、無學法，緣彼無漏信，名僧證淨。諸無漏戒，名戒證淨，自性淨故，依證起故，亦名證淨。

若苦、集、滅現觀時，於法最初得證淨；道現觀時，於佛、法、僧最初得證淨。

此中…

●苦現觀時，於法最初得證淨者，謂：即於苦法，得無漏信。

脇尊者言：爾時於苦，信有過患；亦於苦滅，信有勝利。謂：此苦滅，極為淨妙。如是下賤、鄙穢，苦滅甚為快哉。

●集現觀時，於法最初得證淨者，謂：即於集法，得無漏信。

脇尊者言：爾時於集，信有過患；亦於集滅，信有勝利。謂：此集滅，極為淨妙。如是下賤、鄙穢，集滅甚為快哉。

●滅現觀時，於法最初得證淨者，謂：即於滅法，得無漏信。信滅勝利，極為淨妙。謂：有漏法畢竟寂滅，甚為快哉。

問：於三聖諦得現觀時，一一皆得二種證淨，謂：信與戒。何故此中，唯說得信？

答：應說得二，而不說者，應知此中，是有餘說。

復次，此中非但問「誰得幾證淨？」而問「誰得幾緣？何寶證淨？」戒無所緣，雖得不說。

有作是說：於法最初得證淨者，不說：「唯得緣法證淨。」但說：「於法而得證淨。」信、戒俱因，法寶得故，皆得名法證淨。

●道現觀時，於佛、法、僧最初得證淨者。

外國諸師作如是說：道現觀時，三剎那頃，即現在信及隨轉戒，應知具有四證淨義，謂：即…

此信，緣佛身中無學法，故名佛證淨。

此信，復緣獨覺身中學、無學法；菩薩身中諸學法，故名法證淨。

此信，復緣聲聞身中無漏法，故名僧證淨。

此隨轉戒，名戒證淨。

評曰：彼不應作是說。時現在信，總緣三乘無漏法故，唯是雜緣，法證淨攝。

然！即此信-現在前時，亦修未來多剎那信，於此無量剎那信中…

若有唯緣佛-無學法，名佛證淨。

若有唯緣獨覺、菩薩-無漏法者，是不雜緣法證淨攝。

若有唯緣聲聞身中-學、無學法，名僧證淨。

若有雜緣佛及獨覺、菩薩身中-無漏法者、若有雜緣佛及聲聞無漏法者、

若有雜緣獨覺、菩薩、聲聞身中-無漏法者、若有雜緣佛及獨覺、菩薩、聲聞-無漏法者，皆是雜緣-法證淨攝。

現在、未來-信隨轉戒，是戒證淨。

如見道位，道現觀時，三剎那頃；道類智時，應知亦爾。

有差別者：三剎那時，唯修緣道諸信及戒；道類智時，修緣四諦諸信及戒。

問：滅、道二諦，是清淨事、是可信處，現觀此時，可得證淨。苦、集二諦，是雜染事、非可信處，是諸煩惱，顛倒惡行，所依止故。現觀彼時，如何亦得證淨？

答：由二緣故，而得證淨：一、由可信。二、由可求。

於滅、道諦，具由二緣，而得證淨。

於苦、集諦，但由一緣，而得證淨，謂：是可信，而非可求。

如人掘鑿有寶等處，彼於是處，有信、有求；若人掘鑿無寶等處，彼於是處，有信、無求。是處雖無寶、水等物，然有所為，而掘鑿之，此亦如是，故無有失。

尊者妙音作如是說：諸瑜伽師，先見苦、集有過患故，後於滅、道見有勝利。謂：此滅、道，極為淨妙，永息、能除如是穢惡苦、集諦故。

由此行者於苦、集諦，雖無所求，亦得證淨。

脇尊者曰：諸瑜伽師，為苦、集諦之所逼惱，故於滅、道，見有勝利。譬如有人風雨所逼，便見室蓋是可歸依，故於苦、集，雖無所求，亦得證淨。

諸瑜伽師，皆於滅諦，由二緣故，而得證淨：一、由可信。二、由可求。

非於道諦，皆由二緣，而得證淨。謂：

隨信行者→於隨信行、隨法行道，俱由二緣，而得證淨。

隨法行者→於隨法行道，具由二緣，而得證淨；於隨信行道，但由一緣，而得證淨，謂：是可信，非所求故。

信勝解者→於信勝解及見至道，俱由二緣，而得證淨。

若見至者→於見至道，具由二緣，而得證淨；於信勝解道，但由一緣，而得證淨，謂：是可信，非所求故。

時解脫者→於時解脫及不時解脫道，俱由二緣，而得證淨。

不時解脫者→於不時解脫道，具由二緣，而得證淨；於時解脫道，但由一緣，而得證淨，謂：是可信，非所求故。

聲聞乘者→於三乘道，皆由二緣，而得證淨。

獨覺乘者→於自、上乘道，俱由二緣，而得證淨；於聲聞乘道，但由一緣，而得證淨，謂：是可信，非所求故。

諸佛乘者→於佛乘道，具由二緣，而得證淨；於二乘道，但由一緣，而得證淨，謂：是可信，非所求故。

問：若緣舍利子身中無學法起無漏信，為是法證淨？為是僧證淨耶？設爾！何失？若是法證淨者，彼緣聲聞無學法起，如何名法證淨？若是僧證淨者，云何獨一補特伽羅，而得名眾？

答：應作是說：是僧證淨。

問：彼既獨一，如何名僧？

答：彼舍利子聲聞乘中，最尊勝故。雖是獨一補特伽羅，而僧證淨。依法建立，非數取趣，緣聲聞乘-無學法起無漏信故；非無漏信緣假有情。

若依未至定-未曾得佛證淨-現在前時：現在修二證淨，未來修四證淨。

曾得佛證淨-現在前時：現在修二證淨，未來無。

…乃至依第四靜慮，應知亦爾。

若依無色定-未曾得佛證淨-現在前時：現在修一證淨，未來修四證淨。

曾得佛證淨-現在前時：現在修一證淨，未來無。

如佛證淨，應知餘三，證淨亦爾。

有差別者：無色定中，無戒證淨。

問：云何建立四證淨耶？為以自體？為以所緣？若以自體，唯應有二。謂：信及戒；若以所緣，唯應有三。謂：佛、法、僧證淨，戒無所緣故。

答：應作是說：亦以自體、亦以所緣，而建立四證淨。謂：以自體建立戒證淨，戒無所緣故；以所緣建立餘三證淨，信緣三寶故，如以自體，以所緣建立。以自體、以三寶；以自體、以隨念建立，應知亦爾。

是名證淨自性；我物、自體、相分、本性，已說自性，所以今當說。

問：何故名證淨？證淨是何義？

答：淨，謂：信戒，離垢穢故。於四聖諦別別觀察、別別籌量、別別覺證，而得此淨，故名證淨。

脇尊者曰：此應名不壞，淨言不壞者，不為不信及諸惡戒所破壞故。

淨，謂：清淨信，是心之清淨相故，戒是大種清淨相故。

尊者世友作如是說：此應名不斷淨。謂：得此已，無有沙門、婆羅門等力，能引奪、令斷壞故。

如《契經》說：「是名見為根，信證智相應。世間沙門、婆羅門等，不能引奪、令其斷壞。」

大德說曰：若於佛法，不能觀察、籌量、覺證，所得信戒，易可動轉，如水上船。若於佛法，能審、觀察、籌量、覺證，所得信戒，不可動轉，猶如帝幢故，此正應名不動淨。

尊者妙音作如是說：如是四種，應名見淨，見四聖諦，得此淨故；或應名慧淨，聖慧俱轉故。

問：何故世尊先說佛證淨…乃至後說戒證淨耶？

答：若作是說，隨順文詞，次第法故。

復次，隨順說者、受者、持者，次第法故。

復次，佛是能說，故應先；信法是所說，故應次；信僧是所為，故應次；信戒是僧所住，故最後說。

復次，佛如良醫，故應先；信法如無病，故應次；信僧如看病者，故應次；信戒如妙藥，故最後說。

復次，佛如商主，能示道路，故應先；信法如寶渚，是正所趣，故應次；信僧如商侶，能為助伴，故應次；信戒如資糧，能正任持，故最後說。

復次，佛如船師，故應先；信法如彼岸，故應次；信僧如同載，故應次；信戒如船筏，故最後說。

由此等緣，此四證淨，如是次第。

如《契經》說：「聖所愛戒，不破、不穿、不雜、不穢。聖所受用，非凡所取。智者所讚，能善究竟，能善引發。」

問：何故名為聖所愛戒？

答：是諸功德所依處故。謂：諸聖者，愛樂功德，故愛此戒。如人愛寶，亦愛寶器，如是聖者，愛樂清淨菩提分法功德寶故，亦愛如是所依戒器。

復次，聖者憎惡諸破戒、惡戒，能對治破戒惡，故聖者愛之。

復次，聖者憎惡諸嶮惡趣，戒能超越嶮惡趣，故聖者愛之。

復次，聖者憎惡生死流轉，戒能超越生死流轉，故聖者愛之。

復次，聖者愛涅槃，戒能趣涅槃，故聖者愛之。如《契經》說：「戒能展轉趣向涅槃，聖者愛樂。」

問：不破、不穿、不雜、不穢，如是四句，有何差別？

有說：無別。如是四種，聲雖有異，義無別故。如《集異門論》說：

「於此諸戒，恒作恒轉，勸作勸轉，亦名不破，亦名不穿，亦名不雜，亦名不穢。」故知此四，聲異義同。

有說：此四，亦有差別，謂：名即差別，此名不破，此名不穿，此名不雜，此名不穢。

復次，於初犯聚不違越，故名不破；於第二犯聚不違越，故名不穿；於第三、第四犯聚不違越，故名不雜；於第五犯聚不違越，故名不穢。

復次，不違越，故名不破；不依貪，故名不穿；不依瞋，故名不雜；不依癡，故名不穢。

復次，不違越，故名不破；依無貪，故名不穿；依無瞋，故名不雜；依無癡，故名不穢。

復次，不違越，故名不破；依奢摩他，故名不穿；依毘鉢舍那，故名不雜；能斷煩惱，故名不穢。

復次，不違越，故名不破；不為惡尋所損壞，故名不穿；自體堅住，故名不雜；極清淨，故名不穢。

復次，自性堅強，故名不破；遠離非所行，故名不穿；非犯戒惡所間雜，故名不雜；不捨善意樂，故名不穢。

此中復說：聖所受用者，是諸功德所依止故；非凡所取者，非諸異生執此淨戒為真道故；智者所讚者，佛及弟子所稱譽故；能善究竟者，俱時圓滿故；能善引發者，能招愛果故。

如《契經》說：「有大龍象，以信為手，以捨為牙，以慧為頭，以念為頸，於其兩肩，擔集善法。」

問：何故世尊說信為手？

答：取善法故。如象有手，能取有情、無情數物，如是聖者，有信手故，能取種種微妙善法，是故世尊說信為手。

如《契經》說：「苾芻當知，天中時時有四聲起，云何為四？謂：若此間，有聖弟子成就多住佛證淨者。爾時成就佛證淨，天歡喜踊躍，高聲唱言：『我先成就佛證淨，故而來生此。今聖弟子成就多住佛證淨故，亦當生我眾同分中，與我為伴，甚為快哉。』」成就多住，餘三證淨，廣說亦爾。

問：此聖弟子及彼諸天，皆具成就四種證淨，何故說有成就多住佛證淨者…乃至說有成就多住戒證淨者？

答：依修加行人法時說。謂：或有行者求佛證淨，勤修加行而入聖道…乃至或有行者，求戒證淨，勤修加行，而入聖道，故作是說。

復次，依多愛樂，作意而說。謂：或有行者多分愛樂，緣佛作意…乃至或有行者多分愛樂，緣戒作意，故作是說。

如《契經》說：「佛告苾芻，若有信樂汝所說者，汝當哀愍，方便為說四種證淨，勸令安住，以自調伏，所以者何？諸四大種可令變異，成就如是四證淨者，終無變異。」

問：世尊何故說此《契經》？

答：示說法師說法儀故。謂：有說者，不知受者是器、非器，輕爾為說，令彼受者，或生輕慢、或生怯怖、空無所得。故世尊說：「若有信樂汝所說者，汝當哀愍方便為說，勿得輕爾。」

復次，示報恩者，真報恩故。如餘經說：「苾芻當知，若有孝子一肩擔父，一肩擔母，經於百年處處遊歷，猶非真實報父母恩。若有孝子能勸父母，於佛、法、僧、因果等法，未信者信，信者增長。

無淨戒者，勸受持戒；有慳貪者，勸行惠施；無勝慧者，勸修勝慧。令善安住，以自調伏，乃名真實報父母恩。」故此經中，教為說法。

問：諸佛法中，有無量種功德法寶，皆應為他方便宣說，何故於此獨令為說四證淨耶？

答：應知此中，證淨為首，總令為說諸功德寶。

脇尊者曰：此中世尊，以證淨聲，說諸聖道。謂：諸聖道，或是相應，或是俱有。若說信，應知總說相應聖道；若說戒，應知總說俱有聖道。

復次，此中略顯初入法門。謂：佛法中諸功德寶，或是色法、或非色法。若說戒，應知總說是色法寶；若說信，應知總說非色法寶。如色、非色，如是相應、不相應，有所依、無所依，有所緣、無所緣，有行相、無行相，有警覺、無警覺，是根、非根等，應知亦爾。

復次，此四證淨，有不壞相及清淨相，故偏說之。

復次，依四證淨，所引等流，施設殊勝四沙門果，故偏說之。

復次，此四證淨，能止惡趣及貧窮怖，故偏說之。以戒能止惡趣怖；信能止貧窮怖故。雖無漏信、戒不招異熟果，而無漏信、戒必與有漏信、戒互相引發故，能遮止二種怖畏。

復次，為欲方便導引，可化外道有情，入佛法故。

謂：諸苾芻或有親屬，先為外道，以親愛故，來相慰問。時諸苾芻不護彼意，讚歎佛法，毀訾外道，令彼瞋恨，轉遠佛法。故世尊說：「汝等苾芻，無力無畏、大悲等德，不知有情根、欲、性、行，不應輕爾為他說法。若有信樂汝所說者，汝當哀愍方便，為說四種證淨，勸令安住，以自調伏。所以者何？諸四大種可令變異，成就如是四證淨者，終無變異。」

問：一切法性皆無變異，何故唯說四大種耶？

答：欲以四法顯四法故。

復次，諸瑜伽師，先觀大種無變異相，後觀諸法性不變異，心便歡悅，故偏說之。

復次，以四大種，能持一切情、非情法，故偏說之。

復次，以四大種，能持一切生死流轉，故偏說之。

復次，以四大種，能持五蘊，令不斷絕，故偏說之。

復次，諸外道說：「大種有五，其性常住。」為對彼故，佛說：「唯四，而是無常。假使大種，汝執為常，可令變異；得證淨者，終無變異。」

如《契經》說：「未生怨王，能成就無根信。」

問：諸有為法，無不有根，何故說「彼信無根」耶？

答：此信無有見道根故。如《契經》說：「是名見為根，信證智相應。」

謂：未生怨所成就信，不依見道，故名無根。然！彼信心堅固難壞，如依見道。

復次，未生怨王所成就信不可改易，如無漏信而無有根，諸無漏信依無漏根，以無漏智、無漏善根，為根本故。

復次，此信無有同類因，故說名無根。謂：無始來，未得如是堅強信故。譬如有樹，依他莖生，自既無根，名無根樹。

復次，未生怨王所成就信，自性堅固，不由親近佛及弟子，乃能發生，故名無根。由此信力，若乘象馬、若在高樓，遙見世尊，即便投下頂禮雙足，由堅信力，或佛威神，無所傷損。

復次，未生怨王所成就信，未免惡趣，故名無根。彼後命終，暫墮地獄，受少苦已，方生天故。